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十二之十二

~~X~~  
~~99~~  
~~60~~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6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賦

羣書要語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賦。注賦之言鋪直鋪陳其事。大

序賦者古詩之流。兩都賦。辭勝事則賦。楊子。或曰賦可以諷乎。

諷則已。不也。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

矣。同上。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前藝文志。賦體物而瀏亮。陸

士衡賦序

詩句賦工無益杜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坡憶獻二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杜西遊因獻長楊賦李

古今事實

楚漢之賦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屈傳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揚子

賈誼之賦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相如之賦

司馬相如客游梁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大悅以為郎相如見上好仙乃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之意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本傳

楊雄之賦

或問揚子雲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揚子成帝時客有薦楊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

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勸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本傳上羽獵雄從因作校獵賦以風上迹商周之墟以思唐虞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上臨長楊射熊館雄從還上長楊賦

作幽通賦

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前叙傳

作思玄賦

張衡傳闢宦諛張衡衡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奇情思本傳

作武庫賦見文人相輕門

作鸚鵡賦

彌衡有才辯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南史

作靈光賦

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及見延壽甚奇之遂輟翰

作閑居賦

潘岳字安仁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

作閑情賦

蕭統論陶淵明文云白玉微瑕惟在開情一賦詳見開退門東坡所跋

作三都賦

左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復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相非議者莫不歛衽贊述焉

十年作賦見又章門

作天台賦

孫綽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擲地作金石聲也

不敢措手見又人相推門

作東征賦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云何相忽略宏窘促無計便答我已道公何以言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靜亂長沙之動為史所讚胡奴陶範小名

洛陽紙貴

庾闡始作揚都賦人競寫都下為之紙貴謝太傅云此是屋下架屋耳事雖擬學而不免儉狹

賦日五色

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數上賦頌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已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負之

八叉手

唐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

著日出扶桑賦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賦知器識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范希文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

儻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器宋真宗朝徐夔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置器賦有安天下於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在第一仁宗時呂臻富民之要在節儉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上方崇儉亦擢為第一

呼長嘯公

范鎮作長嘯却胡騎賦流傳契丹呼為長嘯公作賦被嘲

張元滑稽有問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倦遊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如能賦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輩揭盡其氣力又更不及朱語錄又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如離騷只是平白地說去自是好後來如黃魯直恁地着氣力做只是不

賦亦難得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以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除出宰相每有文字除出時即合誦一

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此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入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因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榜文呂伯恭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朱語錄

擬太言賦并序

蘇易簡

淳化四年上皇帝書曰龍牋草書宋玉太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環瑋博達不可備詳招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嘆宋玉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為朕言之易簡因擬宋玉作太言賦以

獻其詞曰

聖人與兮告成功登岷嶓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鳥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礮也飛雲湧霧騰燔燎也剗鯨腊鵬代鷓鴣也迅雷二變山神呼也流電二激燿火舉也太山融兮溟海乾也貞穹穴兮方輿牙君王壽兮無窮焉

詩話

當道古作

山谷云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之師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時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 連珠

羣書要語

古今事實

興於漢世

晉傅玄叙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比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古今文集

雜著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六



連珠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筆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艷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耀之才

擬連珠

蓋聞邯鄲已危從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久支是以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漫長河一決不可鄣之以手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孫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及麗條忽貴賤何論是以

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載鬼一車

判

羣書要語身言書判

唐選舉志

古今事實

南山之判

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趨風言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趨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改好時令

判施籤表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  
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  
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知也 談苑

打草蛇驚

王魯為當塗宰瀆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即判曰  
汝雖打草吾已蛇驚 開元遺事

判失猫訟

裴諤為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請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  
似這畔我辭與汝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  
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語判云猫兒

不識主旁我弱老庸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猫 鄭  
傳信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競渡賭錢判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  
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  
人臂折

對

康廷之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雷波迴瞰近屆邦溝郊連五達之莊地近  
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良辰纏絲令節江干可望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乘有類  
 乘毛湧修浪而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  
 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閭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禮儀  
 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  
 情存勝負志在豪雄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  
 不等忿爭於是遂與無思李老之言俄折羊公之臂然其居喪  
 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入一何兇險論情據事深穢稟賦定罪  
 明刑理資丹筆

圍棊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棊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戎乃忘情於奴戲雖費  
 禱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健羨一枰之上靡聞懷陣  
 之心有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驄按罪執簡彈違自以  
 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舜憲

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晁良貞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瘠於  
 外口不耳味身不妥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中空餘畫  
 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祭順有  
 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投未摧桂樹猶茂執倚桐之杖

上芝蘭之室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答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二年妻訴之非夫告不伏

對

白居易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挾所加辱以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順不告未失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責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詩

對

鄭少微

頃者江邊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園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披劍青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共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冰孤夜聽首丘之志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顯頗殊而移卑就尊禮律通許空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減咸陽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定邀伍相青鳧坐覆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戩怒以祠瓜何殊薦麥街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黃絹之辭先實玄纒之罪州司滯獄法忍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不用父言嬖妾為殉判

得甲將歿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然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陋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空塚是豈可順非况孝在順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早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大卓家酒

滯而翁負客狼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亡名

媪翁接開卮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頗遇畢公之竊教其養大  
蓋以防人聞夜吠以雖慈在春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鄴中之賢  
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  
當曰非宜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誣以真刑名

甕負判

甲甕負被乙盪倒甕索陪不伏

對

亡名

惟彼負徙行者固宜於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故為甲者有詞  
魏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既謝於擊瓶

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修衝往來不接

故為搪突是有常刑儻若徠路重関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

可於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量

稽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費將謂合宜

二月不供官人炭判

鉤盾二月不供官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鉤盾是司牽絲效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添燒則如金  
入待女之燻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  
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  
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

依條請科

宅判

洛陽縣人晁諤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一區又被蘭  
女夫郭某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諤州斷還女諤不伏

對

亡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叻欽奉大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瓊殘喘  
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遭盡但以底虛謝玉掌絕韋珠同伯  
道之無兒類伯喈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楊雄一區俄從  
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諤之家州司以宅是見財斷入  
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有文章程宜據

義井判

得井於京陌施楫棹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地訴云濟途行

對

亡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饑載渴既瀆井而辨義亦鑿  
朱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人行符種王之  
此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觀章臺之陌責其專  
擅雖掘地而及泉濬以途行庶恢天而漏網苟利則可胡其從

官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米門四關將以晝通阡陌宵禁  
奸非眷彼閭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

禁中惟通楮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鑰空下鐵閤將謂堯人可封  
思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復生陷茲註誤  
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戾虜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  
無疑必宜嚴科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對

江臯芋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寶含芳吐芳班史均富於封君李  
衡取方於僮僕詳觀夏書珍味猶錯於包貢式遵周禮物生必  
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實于微墨誠謂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對

亡名

王城福田神宇清界忍艸駢植天花亂開裏香兩而增紅澹祥  
煙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愚僧之目  
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  
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其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  
燕人之慙未至害於政經不可罹於刑典

盜瓜判

常州甲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  
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  
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亡名

錢客家臨曰社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  
 三搖長懷洗王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垂夔足道弊狼心  
 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春彼  
 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  
 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  
 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  
 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竊誨盜情深雖陳  
 莠占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  
 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不理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理詎非掩骼時

對

亡名

惟太守禦居人是要混雜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傳於  
 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相聞喧鵲成譁表貧吏之節噬腓起  
 戒陳為主之誠何蓄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歟知殃預兆未術  
 吳相之衣邁敷逾深謂食驪姬之藥流穢行路彰聞法司舉過  
 從愆事關京兆且弊蓋從棄孔丘之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  
 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為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終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德壽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御書 飛白附

羣書要語聖人肆筆而成書揚五百奎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

畫王羲之傳注唐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

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縣竝用黃紙書之春明退朝錄

詔多用白藤紙撫軍用黃麻紙青詞用青藤紙朱字翰林志雜

志云唐詔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曾類說

飛白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道  
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  
好不若因褒貶以想其所予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  
所見者皆當登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  
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蘇軾飛白記

詩句鬱鬱三太字蛟龍及相纏杜紫詰鸞回紙杜御札早流傳

榆揚非造次杜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  
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 山谷御書閣

飛白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疎 岑文本述飛白書勢

古今事實

伏羲畫卦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前五衍志

縱筆大字

宋武帝書素拙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尺無嫌大既有  
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七字便滿 劉穆之傳

掘筆避禍

宋孝武欲掘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  
見容 本傳

君前善對

齊高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  
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  
可謂善自為謀矣 史

御書屏風

唐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張懷瓘叙書法

賜詔數由

李靖家藏太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登榻爭取

以下係飛白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釐今見常侍

登床

飛白賜臣

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高宗嘗為飛白賜待臣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後曰飛九霄假不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仁宗飛白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畫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歸田錄

賜飛白書

范蜀公東齋記事嘉祐間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閣瑞物上親作飛白書於左右播笏以觀歐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曰今賜書之藏于室也吾知其有望氣者熒光起而燭天必賜書之所在也○又令王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王殿歐公有謝賜飛白詩并序

古今文集

雜著

君不與臣爭能

蘇子瞻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媿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

度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志林

跋御書石湖下方

范成大

淳熙八年二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月丁亥朝行在所康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賜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童畫耀縑素環列改觀禁禦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林蹈昧歎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

于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匯自為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  
 釣遊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  
 臨訪古往蹟具在汙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  
 以臣故徹聞高晴天光博臨燕及荒野繇開闢來未覩斯盛  
 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原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  
 何物么麼獨冒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戴臣蒲柳蚤秋仕無補  
 益縣官儻晚行不休昧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  
 臣用是懼真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壁與山川之  
 神既置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之  
 臣屬厭榮祿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不顯休命不委  
 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一既摹刻扁榜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

著臣之自敘云爾

跋御書誠齋一太字

楊萬里

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官榮觀堂召官  
 僚燕集酒半從至下淵堂詹事臣郊臣端祀諭德臣揆侍講臣  
 袤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  
 於同列為末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  
 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末屑覺行絲筆乘輿一揮誠齋一太字贈  
 侍讀楊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  
 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  
 虎臥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  
 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不龍御天之九敬刻之金石以侈寒

士千載之榮遇云年月日具位臣楊萬里拜手稽首謹書  
古詩

九月十五日通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官燕于  
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蘇軾得紫微  
花絕句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衣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繳下西清風動槐  
龍舞交翠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  
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顏  
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二十四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  
色鮮人間一白傳萬口喜見雲章第十篇玉堂畫掃文書靜鈴  
索不獲鐘漏未莫言美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大手散盡

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  
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王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  
書招替晉

跋本廷之左思所藏光堯太上皇帝御書西漢書列  
傳目上有爾文曰帝錄臣表得之以示臣萬里謹拜  
手稽首作歌敬書于後

鸞臺長史老野僧月前病鶴霜後蠅文書海裏衣不了黑花亂  
發雙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門未揖心先喜袖中傾下十斛  
珠五色光芒射窻几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雲一張  
向來太上坐朝罷晴日光風萬機暇浣花文理冰雪容宣城雞  
距針芒鋒天顏有喜聊小試西京書自供游戲韓趙衛霍欣掛

名舒向卿雲感書字漢庭多少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塵一朝  
翻入聖筆底昭回文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縫掖行手抄孝經不  
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漢再拜恭覽汗透裳太史結廬伴鷗鷺錫  
山山下荆溪渡紅光紫氣上燭天曾是深藏寶書處

聖筆石湖大字歌

楊廷秀

淳熙聖人錫宴臨遣端明殿學士參政臣范成大  
居守金陵觴次肆筆作石湖二字賜之以寵其  
行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送小臣楊萬里謹拜手  
稽首敬賦長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神時爾來化作懶臥龍欺美珠  
幾漱瓊玖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閭

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嗽風伯鞭起臥龍湖底月湖水  
捲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風雲仙人馭風乘綠雲玉宸殿上朝  
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脯麒麟傳呼玉蛛吸銀浦點  
雲調冰澆月兔酒成羲畫河洛書白壁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  
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下飾吳花草姑蘇臺前近太微  
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攬星  
辰懷袖底  
雜著係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黃庭堅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



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声色遊畋之好。平居時時御筆墨尤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公父老言之未嘗不竇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邪。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脩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積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寶奎殿太宗御書贊

呂祖謙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光分曜森若飛動顧嘗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鋪璇題之間雲章聖藻可以三三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肆仁宗皇帝濶色祖業適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規祕殿於丹禁而閑麗靚深顯敞穹窿有踰其素皇帝深惟易簡朴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紀元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焉寶曆一禩復刊之樂石以揭示萬有于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之典震耀千古煥乎治世之不律也。臣嘗細繹前載涵泳聖涯恭聞真宗聖帝會集太宗御書寶藏於龍圖閣太清樓親製神

事類彙編卷之十二  
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今神之妙則仁宗之是舉豈非祇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掃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聲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	聖文冠古	奎壁分耀	鸞翔鳳翥
迺眷梵宮	椽題有嚴	爰錫扁榜	天藻燦然
元氣淋漓	載沐神筆	喬雲五色	祥輝紙集
批糠倉史	奴僕鍾王	都人縱觀	鑿塞康莊
仁宗嗣服	增光祖業	上恬下熙	以永休烈
於赫廣殿	壯觀皇居	迺奉神畫	以華清都
表以飛白	作民恭先	副在堅珉	是勒是鑑

璧月珠星	錯落藻穠	雲章一臨	丹雘失色
外拱祕閣	璀璨金碧	層霄綯米	仰觀双壁
諸儒聳歎	震耀石渠	挾今之書	與之同符
內顧玉堂	宸翰陸離	通臣拜賜	四璉昭垂
銀鈎相鮮	怒猊渴驥	挾今之書	與之一揆
丕顯太宗	人文化成	丕承仁宗	純孝杰杰
潤色鴻業	以聖繼聖	受言藏之	為國寶鎮
休光上達	有燁其虹	小臣作詩	式昭顯融

字子學

羣書要語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揚子依類象形之

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說文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同上點欲堅重如鐵鈎欲活而有力如銀同上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楷河南論

詩句筆落驚風雨 灑翰銀鈎連 灑落若銀鈎 詞翰兩如

神 揮毫落紙如雲煙並杜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

騰劉禹錫偶因獨見空驚目便不同時須服膺同上

古今事實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劫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淮南子

善書掣肘

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一人與俱至官令一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家語

必先利器

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官觀始就詔令仲將題署御筆  
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之筆左伯  
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大之勢方寸千  
言二輔宋錄

### 題榜髮白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  
二十五丈既下髮鬢皓然還語子弟宜絕此法

### 憚於題榜

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夏之試以神將  
懸橙題榜語之獻之揣知其肯正色曰仲將魏之太臣寧有此  
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傳

### 臨池學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中衣絹先書而後練

### 見書嘔血

鍾繇字元常見韋誕筆法於韋誕坐上搥胸三日因嘔血墨藪

### 名逼衛夫人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  
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  
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羊欣  
筆陣圖  
衛夫人書云衛有二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  
逼人法帖

### 學習眾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比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  
鶴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書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  
遂師象碑學君年五十三 墨數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  
也永字八畫也 法苑

書之淨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華几滑淨因書之直草相半後其父誤  
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晉書

抗衡雁行

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雁行

寫經換鵝見鵝門

題老嫗扇見扇門

書蘭亭序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  
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  
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  
彬之并逸少疑徽操之等四十有十人脩被襖之禮揮毫製序  
興樂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  
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  
百千本終無如核模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

子孫傳掌至十代孫智永求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給而取之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序殉葬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為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温韜伐昭陵復入人間尚書故實

焚樂毅論

唐太平公主愛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取嫗驚懼投之竈下法苑

購諸王書

則天以王方慶家多書籍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

伯祖羲之書凡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三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二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舊唐書本傳

父掣兒筆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兒輩賤家雞

庾征西真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都下與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書新絹裙

羊欣年十一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書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榻一千字

梁武帝教諸王書於殿鉄石於鍾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尚書故實

海外求書

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俟候之望船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蹟子雲乃為停舟

三日書三千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怯自非答顧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梁書

陳牒求判

張旭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旭因問所藏畫出其父書旭日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本傳有寒士與旭為隣日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獲富足洪苑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岷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韋續書說

歐書除勁

歐陽文頴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播於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公麼故云

公權筆諫

柳公權穆宗即位公權以夏州掌記入奏帝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即拜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筆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不孝至外夷入貢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也歐陽通詢之子母徐氏教其學父書晝夜無倦遂亞於詢

評永禪師書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坡集

不擇紙筆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孰與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自得如志君豈得此歐陽詢傳

善學王書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

書字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木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



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  
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一種物又可笑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大可終日不滅歸田錄

善書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曾於工豆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  
國泰民安四字江南野史

評書取論以下係評論家体

張芝書如漢武好道馮虎欲仙齊世下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若  
繫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東征西翼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  
進內外崇重翼甚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  
好野鷲皆學右軍書王獻之書絕眾超群無人可擬如河間

少年皆悉光恍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止爽爽有  
一種風流氣力袁崇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鍾繇弟  
子采真每畫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  
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書如  
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古今文集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鎗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  
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  
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

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篆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者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八訣

歐陽詢

如高峰之墜石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一若萬歲之枯藤一若嶺松倒折落掛石崖一若萬鈞之弩發一若利劍截斷之角一若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于軟弱不得怒降為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遍相顧揖

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凡如入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字融和精雅灑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

妙在執筆

張旭

工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勿使無度其次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然後齊於古人老舅考遠聞於楮河南日用筆富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書不須精

顏之推

諺云赤牘書疏于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章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法帖多吊喪問病

家訓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病人多疑之  
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  
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義之書首云死罪是  
違制令故也侯鑄錄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病書簡唐貞觀  
中撥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病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  
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筆談

唐太宗藏晉帖

蘇子瞻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云以王臣藏昭陵  
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竊遂流落  
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  
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

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書皆奇而夷甫獨超然若羣  
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評唐宋書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為肥厚元和以後柳沈  
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至  
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  
勁有法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叔手並脚田  
舍漢耳倦游錄山谷嘗論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  
參禪王者如小禪縛律東軒筆錄

以字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

事類彙編卷之十二  
人所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

好書字能喪志

程正叔

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乎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荒廢處足知喪志遺書

筆說

蘇子瞻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嘗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敬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論用筆之法

黃魯直

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始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位皆中

單鉤拘局

黃魯直

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着紙故尚有拘局不放浪意能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所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與党伯舟帖

自成一家

黃魯直

晁美叔嘗嘗議予書唯有韻爾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

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彼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學莫作癡凍蠅，樂教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某題。

肥瘦貴得體

黃魯直

數道人作字，筆勢已道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一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頽體，乃其粲然者。江南太史氏黃某書。

書字銘

朱元晦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敬是。

握管瀟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題曹操帖

朱元晦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文，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

跋蘭亭序

歐陽永叔

右蘭溪脩楔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直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於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

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晉魏以來諸賢筆蹟遂復流落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千卷裱縑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于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

跋蘭亭記

黃魯直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矣今時論書者憤肥而喜瘦竄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題蘭亭敘

朱元晦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頽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殘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喪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而想見

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日專故精  
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窮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評獻之書

蘇子瞻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世僕  
以為不然知書不在筆筆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  
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  
出其不意也

改官本十七帖

朱元晦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  
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  
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不本

故在人間得不瀆亂此書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而  
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流出  
來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真知其所以美也書詞  
間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于遊覽而  
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  
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  
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  
遷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

評顏書

蘇子瞻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  
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

未免也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黃魯直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也之度蓋如此

跋司馬溫公帖

范至能

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洒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入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朱元晦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木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関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歐陽公書

蘇子瞻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体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歐陽公帖

朱元晦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蔡端明書

蘇子瞻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始末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題蔡君謨書

黃魯直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闐房態度

跋蔡端明帖

張欽夫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恣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啻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被老矣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于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魯直學書

蘇子瞻

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稿古錦袋滯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宴墨半錠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

跋山谷臨顏書

范至能

前輩多宗顏魯公楷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于顏有所得蓋專作顏體不問得意與否學書當有源流觀人書亦當知源流未易輕置議也

跋山谷帖

張安國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入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况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

跋荆公書

張欽夫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匆匆草草此數紙及余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學荆公書

朱元晦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太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

題荆公帖

朱元晦

某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

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

跋半山老人帖

楊廷秀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于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波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米元章帖

朱元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范至能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

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楊廷秀

某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題李西臺書

黃魯直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題細字蓮華經

蘇子瞻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怪卷之盈握

沙泉已周讀味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題陳隱居書後

蘇子瞻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其間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衮冕正玉璫之上其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黃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朱元晦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古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朱元晦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注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贖未久余知有識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

朱元晦

書學真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于黃米而歌頌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士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述元常于千載之上斯亦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

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張安國帖

楊廷秀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評諸賢書

朱元晦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爲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爲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求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

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詩每

古詩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後

張安國

我詞不足錄聊以醒渠醉更參三千年當與風子對

次韻米芾一王書跋尾

蘇子瞻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鷺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篇上天來紫花敕使親臨啓絲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一千秋惟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植艾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書日為聖為魚命不知老之何如人可也

虎頭君不見長安未寧里王家破垣誰復脩元章作書日千紙  
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要冷癡兒出饑水錦囊玉  
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  
米

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

黃魯直

丘郎氣知春景晴風暄百菓草木生眼如霜鶻齒玉冰擁書環  
坐愛窓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  
亭我昔頗復喜墨卿銀鈎萬鹿爛箱籊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  
莫作癡凍蠅樂教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意欺  
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如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眉  
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律詩

寄柳子厚

劉禹錫

書成欲寄庚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盡  
厭家雞注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更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酌劉禹錫家雞之贈

柳宗元

日日臨池美水雞還思寫字付官奴楊家新樣元和脚且畫美  
牙斂手徒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

蘇子瞻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  
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

懸筆諫時

唐柳公權字誠懸

戲贈米元章

黄山谷

米芾以能書知名喜畫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于

世崇寧間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

書畫船

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

家書畫船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65